

六十年來的中國

(八)

王成聖

馬占山奮起黑龍江

我國抵禦外侮，對日抗戰的第一支游擊隊，是爲馬占山所率領之東北義勇軍。第一次戰役，則係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四日爆發的嫩江大橋之戰。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砲轟北大營，進佔遼寧省會瀋陽市，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於焉爆發。從九月十八日到十一月初旬止，日軍乘我東北當局張學良採取「不抵抗主義」，猛烈進攻，節節推展，迅即佔領我東北三省之主要城鎮與鐵道線。九月十九日我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東北事變，請求此一全球性之國際組織主持公道。二十二日上午八時，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參謀石原莞爾，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副官片倉衷，舉行五人秘密會議。由土肥原提出建立以日本爲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擁遜清廢帝溥儀爲元首。將東北三省劃爲五區，設五個鎮守使：吉林熙洽，洮索張海鵬，熱河湯玉麟，東邊

道于芷山，哈爾濱張景惠。翌日，即由南滿鐵路洮南公所署長河野正直，暨今田新太郎，透過日人吉村宗吉的關係，用三千枝步槍，二十萬銀元的代價，收買原在東北陸軍獨立騎兵第八旅于芷山所部第一騎兵游擊隊統領張海鵬，命他宣告和張學良脫離關係，襲取黑龍江。十月一日，張海鵬遂自稱邊境保安司令，率領所部，開始向黑龍江省進犯。

可是，九月三十日，國際聯盟行政院決議：限令日本實行撤兵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並規定其撤兵之期，在十月十三日國聯行政院舉行下次會議之前。十月七日，時任黑河警備司令之愛國將領馬占山，聽說張海鵬舉叛稱兵，激於義憤，率部把嫩江大橋拆毀，阻止張海鵬軍前進，並據橋而守，決心與張海鵬僞軍及其後盾日本關東軍，決一死戰。十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嘉其忠勇，令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

嫩江大橋本來是洮昂鐵路（從遼寧洮南縣北上，直抵龍江縣之昂昂溪）的一道路橋。洮昂鐵

路爲我國所有，但是築路費用却由日方貸給，到馬占山拆毀嫩江路橋時，貸款尙未償清。日本關東軍遂以修橋護工的名義，派龍江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引日本駐龍江領事清水去和馬占山辦交涉，要求馬占山和張海鵬兩軍，各自撤離路橋十五華里，以便由滿鐵派工修復。馬占山的答覆是所部駐在距離路橋十八華里處的大興車站，與日方要求並不衝突。林義秀曾聲明日軍除保護工人修橋外，決不作任何軍事行動。

然而，十一月三日深夜，日軍即向大興車站馬占山部投擲炸彈，馬占山猶存和平之念，儘量容忍。翌日晨派石蘭斌上校偕同林義秀赴江橋察勘，促令雙方撤退，免生誤會，俾便動工。詎料林義秀等甫離江橋，我軍前哨部隊正向大興車站轉進，日軍突然乘我不備，擄去我警戒哨兵三名。迨我軍發現，交涉釋回，日軍爭奪面目顯現，露刃相向，實已構成挑戰行爲。雙方交涉一直辦到下午三時，不得結果。馬占山在大興聞訊，乃又派秘書韓樹業，副官那連宿，陪同身爲龍江日本

特務機關長的林義修，和領事館書記官早崎，再赴江橋協同解決。專車方始駛出大興車站，即遭日本軍機數架輪番轟炸，列車受損，那副官負傷，林義修等惟有折回龍江。此時，江橋附近日軍又向我軍開火，我軍悲憤填膺，紛紛臥地還射。馬占山為顧全大局，下令我軍只許防禦，不得攻擊。

十一月五日，林義修向馬占山提出強硬條件，迫令馬占山：(一)立刻下野，(二)部隊撤出黑龍江，(三)將黑龍江政權讓予張海鵬，(四)允許日軍佔領龍江車站。在此之前，日本在國聯席上，正遭受各國代表之一致譴責，日本政府所受到的國際壓力，備極沉重。所以日本陸軍省(部)軍務局長小磯國昭曾於十月三十日致電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戒其勿對北滿用兵，以免挑起蘇聯干涉。並且詢問假如要收買馬占山的話，需要資金若干？關東軍電覆至少得三百萬元。十一月二日，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再度嚴令本庄繁：「修理江橋後，軍隊應從速撤退。就內外大局言，軍隊越江北進，斷不容許。」可是，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大橋忠一，却於十月二十九日晤及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蘇聯總領事否認外間所傳蘇聯援助馬占山之說，並且表示無意干涉日軍修復嫩江路橋。因此，關東軍悍然決定在黑龍江用兵，向馬占山部展開猛烈攻擊。金谷範三獲報，深憾於本庄繁之不服駕馭，被迫打出他的最後一張王牌，援用明治天皇在日俄戰爭時期所創的先例，奏准裕仁天皇取得「臨參委命」權力，亦即在奏准範圍之內，代行天皇之統帥權，用以箝制關東

軍司令官本庄繁的輕舉妄動，不服節制。十一月五日，金谷範三發出第一道「臨參委命」，當日抵達關東軍部，然而早在一以前，日軍與馬占山部已在大興車站之前發生嚴重衝突，戰幕業經揭開。本庄繁的副官片倉衷，首先接獲大本營「護修江橋之軍隊，不得越過大興車站」之嚴令，當時日軍之中以下脅上，太阿倒持之風正盛。片倉衷選在瀋陽館邀集參謀長三宅光治及軍部各參謀舉行會議，席間一致認為參謀總長行使天皇統帥權限制關東軍行動，即係不信任本軍司令官之表示，將使關東軍在滿洲的原來任務無法達成。因此一面以本庄繁名義覆電參謀本部，用當地地形關係為藉口，提出抗辯。一面由三宅光治領銜，率領軍部幕僚聯名致電參謀本部提出抗議。次日即獲得金谷如下之覆示：

「貴軍原來任務，祇在防衛關東州與南滿路。今所擬指揮者，乃係新加之任務。此項任務政治意味甚重，自宜依臨參委命之指示大綱辦理。」

本庄繁悍然抗命

同日，第二道「臨參委命」接踵而至，除重申前令外，並具體規定大興附近日軍只許保持新民屯，湯池大巴代之防線。關東軍幕僚主張置之不理，本庄繁則卒予遵辦。十一月中旬東京方面對滿決策發生變化，因為被幣原外相派赴東北裁抑關東軍積極侵略論調的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回到東京後，竟然一改初衷，在樞密院，貴族院中竭力的為關東軍張目。尤其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也電告幣原，他雖然在基本政策上和關東軍意向

相反，但是事已如此，祇得默認國外將軍之行動。幣原外相的態度終告軟化，所以金谷在十一月十七日下達第三次「臨參委命」，准許關東軍在馬占山拒絕日方退兵讓位要求的情形之下，行使自衛與自主軍事行動。

關東軍將領正欣喜若狂，以為東京方面終於採納關東軍的意見，對於關東軍在我國東北的瘋狂侵略正式加以支持。然而，十七日「臨參委命」下達的前一天，陸軍大臣南次郎在內閣會議上提出准許關東軍驅逐馬占山，佔領黑龍江一案。當場就遭到政黨出身的閣員激烈反對，政黨出身閣員甚至有全體總辭的擬議。同時，日本駐法大使芳澤謙吉，駐意大使吉田茂、駐英大使松平和駐奧使公有田，一致認為軍人囂張到如此地步，國際諾言，朝令夕改，對外交涉無從辦理，因而駐歐四使節集體呈請辭職，若槻禮次郎內閣遂而面臨垮臺危機。南次郎鑒於事態嚴重，深夜訪謁上原勇作元帥，密商進退大計。第二天，南次郎向若槻首相表示，關東軍之目的只在驅逐馬占山，無意佔領土地。提出佔據龍江然後退兵的办法。於是，十一月十八日，金谷便頒發第四次「臨參委命」，嚴令關東軍不得佔據北滿，並且飭令進入黑龍江的主力部隊，儘速撤退到鄭家屯以東。

下了這麼一道儼然天皇諭旨的嚴厲命令，日本參謀總長金谷範三，仍還覺得不放心。十一月二十日，他又派參謀次長二宮治重，專程趕到龍江前線，他的任務是一方面監視撤兵，一方面說明兩道「臨參委命」截然不同的內情。然而，二

宮抵達時，驕橫跋扈的關東軍早於十九日攻入龍江，把馬占山逐往海倫。他們眼見蘇聯方面毫無動靜，因而決計抗令佔據龍江，繼續施馬占山以壓力。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二宮無法達成任務，迫於無奈，他祇好反過來為關東軍去電東京緩頰。金谷乃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第五次「臨參委命」，飭令本庄繁將所有侵入龍江的部隊，除暫且留下一個聯隊外，其餘仍應盡數撤至鄭家屯以東。而暫駐龍江的一聯隊亦限於兩週之內撤出。金谷在電令中尤謂：

「貴司令官苦衷，業予考察。但陸軍外顧國際信譽，及其情勢，仍仰遵照前電指示，切實奉行。倘再瞻顧，則軍司令官以下之人事進退，均將有重大影響。」

關東軍部收到這麼一封措詞嚴峻，毫無迴旋餘地的電令後，自本庄繁以次，全體幕僚憤激莫名，因此全體寫就辭呈，本庄繁自稱「有本職不德」，石原莞爾憤曰：「徒苦赤子」。可是，經過一夜的考慮，再加上土肥原在天津利用中國漢奸便衣隊自日租界出動，企圖釀成事端，擴大對華侵略之舉兩度宣告失敗的消息傳來。本庄繁遂以援津為詞，調其入據龍江的獨立大隊和混成第四旅團，撤離龍江，循北寧路南下。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金谷的第六道「臨參委命」下達，制止關東軍向遼寧以西進軍，就在這一夜之間，連續發出四道「臨參委命」，措詞嚴厲之至，本庄繁這才命其所部進到遼河以東。日本參謀本部一連九次以「臨參委命」，阻止關東軍壓迫馬占山，進佔黑龍江，方始達成其保有駐外軍隊指揮

權的目的。狼狽之狀，不僅國內輿論譁然，國際間譏評交至。十二月十一日，若槻內閣即以無力駕馭軍人而總辭。此時，日本國家之危機，亦自此種因，終於導致其二次世界大戰之慘敗。所以馬占山奮勇抗日，浴苦血戰，亦即中國第一次對抗列強侵略的游擊戰役，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同時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光榮史蹟。

自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馬占山通電全國，抗日自衛，有謂：「除已誓率前方將士，一致決死相拼。並將最近情況電向國際聯盟聲請設法制止，靜候世界各國公理之解決外。務懇全國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勝憤慨之至！」我國義勇軍的寸土必爭，壯烈犧牲，迅即聳動國際聽聞，國際聯盟促使日本限期撤兵的決議，即係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日本侵我東北，不但使其備受各國譴責，而且在外交方面，也開始陷於孤立。除此之外，我國國內各地民衆的抗日情緒，亦因馬占山的孤軍奮戰，誓死不屈，被激發到空前高昂，鼎沸白熱的程度。各地青年紛紛自動請纓北上，加入馬占山的義勇軍，連在淞滬之戰中揚威國際的十九路軍，在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結束後，全軍官兵都一致要求北上抗日。至於各地同胞自動捐獻錢物，支援東北義勇軍者，更是風起雲湧，如沸如騰。全民抗日運動，以及八年抗戰之獲致最後勝利，可謂俱由東北義勇軍開始奠立基礎。

岡村寧次獅猶鼠論

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之部，以民軍，義勇軍的名義，展開了中華民國抵禦外侮的第一戰，義勇軍抵抗日本關東軍精銳之師的一仗，初期雖因兵少械窳而失敗，退守克山。但是各地青年聞風響應，爭相投效，數月之間所部竟擴充至四萬餘人。馬占山乃於二十一年四月在黑河正式成立黑龍江省政府，五月十五日誓師反攻，兵分三路，大舉南下，聲勢十分浩大。使哈爾濱，永吉等重鎮一概為之震動。日本關東軍乃集結陸空軍十萬餘衆，自遼寧向北迎擊，兵力懸殊，寡不敵衆，義勇軍不幸一戰而北，被迫化整為零，散佈各地，不斷的施日軍以襲擊。此外，繼馬占山而起的東北義勇軍，大有雨後春筍，此起彼應之勢。據統計在遼寧省有唐聚五，吉林有李杜、丁超，黑龍江除馬占山部外還有蘇炳文、馮占海、王德林、耿繼周，熱河有李樹春、韓繼功、劉桂五、王星華、朱霽青、王福邦等部，擁衆自數千人至萬餘人不等。其中祇有極少數配備齊全，擁有犀利精良遠遜於日軍的陋舊槍砲。絕大多數使用獵槍刀矛，間有鹵自日軍之新式武器，以血肉之軀，敵愾同仇，不共戴天的浩然正氣，利用熟悉地形，與各地民衆冒死掩護，與日軍的飛機、大砲、戰車，堅甲利兵作殊死戰。從民國二十年東北淪陷，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居然前仆後繼，堅苦卓絕的奮戰了十四年之久。據日人自承，自民國二十一年元旦，到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後十年間，一共出動了對我游擊隊的「討伐隊」達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動五次弱。日軍陣亡人數，則其每年運回



長城之戰，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視察前線時攝。
。自左起為劉汝明、俞飛鵬、孔祥熙，側面而
立與孔氏交談者為宋哲元，再右為鹿炳勳。

本國的骨灰纒，即多達十餘萬具，相信陣地失蹤者尤將數倍於此。日本佔據我東北四省（遼、吉、黑、熱）十四年間，四省二百三十餘縣中，十四年來經常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者，即有十餘地之多。縱使日本皇軍暨警察迭施高壓手段，恐怖政策，全面收繳獵槍、步槍、刀矛、弓箭。違者與游擊隊同其「懲罰」，家長酷刑處死，家屬男充礦工，女為營妓。但據戰後東北光復我政府所作的統計，東北淪陷十四年裏，我游擊隊出擊次數每天仍在二十次以上。

東北游擊隊自馬占山始，其驚天地而動鬼神的可歌可泣事蹟，不僅使日本政府凜於中國民氣之不可侮，國際間之同情支持我國因而對日本所施之壓力，迫使其參謀本部嚴厲約束關東軍之瘋狂進軍，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終於未能擴大為全面侵略。同時也激發了中國軍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間接更促成了國內分崩離析的政局，趨於統一團結。更顯著的一項成就，厥為無其數的東北游擊隊牽制了日本百萬勁旅，由於關東軍在東北所受的慘痛教訓，乃使日軍在民國二十二年長城之戰後，不得不修正其蠶食鯨吞中國的侵略進度表，將大舉侵華作無限期的展緩。這才使我國獲得將近四年的全國上下，埋頭建設，積極準備中日決戰的時間。而這一段時間對於我國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實具有決

定性的作用。

誠然，日本也有若干有識之士，深感東北游擊隊施予日軍的打擊太大，困擾極深，亟欲自東北泥淖中拔腳出來。例如往後的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時任關東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終於悟出東北游擊隊的戰略係孫子兵法中的「以下驢對上駟」，因而信呼：「以獅捕鼠，效不如貓」的說法。一向主張侵華最力的日本特務首領土肥原賢二，乃本着「皇軍如獅，捕鼠不如用貓，故皇協軍發展，實有其必要」的既定國策和侵華戰略，積極收買漢奸，發展「皇協軍」。從殷汝耕、李守信以至汪精衛、陳公博，幾乎全為應付我強大游擊隊而設。

最高統帥的必勝戰略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日本天津駐屯軍以我國援助東北游擊隊為詞，出兵佔領冀東，十一月十六日，日軍一萬二千餘名開抵山海關。二十四日冀東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喪心病狂，甘為虎俛，在通縣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降敵叛國，宣佈脫離中央。旋即配合日軍及偽滿軍李守信部，四出騷擾華北各地。十二月二十五日殷汝耕在通縣通電組織偽自治政府，自任偽長官。引起全國軍民深切之憤慨，紛紛要求討伐。

然而此即為日本「皇協軍」建立之始，亦為其「滿蒙肅匪建國計劃」中極關重要之一環。日方策略在以漢奸殷汝耕、李守信遮斷我國關內各地對於東北游擊隊之支援，然後傾其全力，出動海陸大軍，以三年為期，企圖全盤消滅我東北游擊隊，解除後顧之憂。再大軍南下，全面入侵我國。

二十五年一月，日本復以「東亞新秩序」為誘惑，二十一日由其外相廣田弘毅在貴族院演說中提出「對華三原則」，但我國外交部在次日即發表嚴正聲明，不同意廣田對華三原則。日本眼見我國內亂即將救平，全國統一指日可期，其「東亞新秩序」即將成為畫餅，舉國上下至為焦灼。遂

由昭和天皇敕令關東軍將「滿蒙肅匪建國計劃」的三年期限，縮短為兩年。然而事實顯示此一願望絕對無法達到，日本方始改作孤注一擲之計，妄圖正本清源，其戰略要點厥在中國若亡，東北游擊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勢將全部隱匿。於是傾其全國之人力、物力、財力，秘密恢復其已裁撤的四個師團，徵集現役官兵三十八萬人，預備官兵七十三萬八千人，另以後備官兵三百三十六萬二千人為後繼，益以海軍艦隻噸位一百九十萬噸（我僅五萬九千零三十四噸），軍機二千七百架（我戰鬪機祇三百零五架），擬訂「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於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挑釁，中日大戰爆發。八月十三日，復以陸海空三面立體攻勢進犯我大上海。在速戰速決的大前提下，憑藉其精良器械，優勢火力，先發制人，全力以赴。在短暫的一年又四個月裏，居然在北戰場陷平津，下南口、包頭、歸綏。南戰場則以三月苦戰奪上海，入南京首都，迫使杭州西子蒙塵。然後南北分進，兩路勢如破竹，北路略濟南，在臺兒莊付出慘重代價後，又取徐州，竊佔汴都開封。再調集艦隻，自南京鼓輪西航，取蕪湖、安慶，進軍武漢，復憑藉其陸海空優勢兵力，南進廣州、惠州。前後十

六個月間，日軍以其凌厲無比的攻勢，不但盡佔我華北、東南、華南、華中精華地帶，尚且將我國漫長的海岸線加以封鎖，使我對外交通全部斷絕。在中國垂五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外患之烈且速，大局之敗壞有如此者。

然而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洞燭機先，早有通盤應付方略。倡呼焦土抗戰，堅壁清野。全國民眾一致奉行決策，毀家紓難。蔣委員長又針對日本大本營「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釐定以空國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迫使日本三百萬大軍深陷泥淖。到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為止，日軍雖已長驅直入，囊括我國精華富庶地區，將我國所有國際通道，全部切斷。然而，就日本大本營的指標而言，猶仍展緩了十三個月之久。

當日軍將武漢攻陷，進佔我全部海口，百萬以上驕橫不可一世的皇軍，進駐我中原十六個省份的戰略據點。國民政府西遷，對外通道斷絕，海軍幾於覆滅，空軍亟待重建。從北到南的幾度會戰，又消耗了我國陸軍大批精銳。在日本人看來，中國除了屈膝稱降，放棄抵抗以外，似乎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然而，我國最高統帥却又釐訂了持久抗戰的決策，採取東北游擊隊的作戰方略，施出了我軍向敵方退却的這一着。

蔣委員長指示我軍儘量向「敵後退却」，保持原有的力量，立定脚跟以後，進而與當地的反日武力和愛國民眾結合起來。然後由點而線，由線而面，開拓廣袤的游擊基地。

游擊隊是抗日主流

我國民間自衛武力之翊始，源自周莊王十二年丙申（公元前六八五年）齊桓公立，以管仲為相，採行富國強兵政策，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由管仲所建立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鄉里鄉黨團結禦侮社會制度，兩千五百餘年以來，實已普遍推行到全國每一角落，而形成我國農村的一大特色。管仲正是藉由鄉里鄉黨的團結禦侮，使中國成為一個全面寓兵於農的國家，用農村自衛武力，去抵禦外來的遊牧民族。所以，孔子贊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抗戰既起，日寇大舉入侵，我國全國民眾，不甘忍受殘酷屠戮，暴虐統治，由於國恨家仇，激起了全民抗敵的壯闊浪潮，這原是一種順乎自然的發展趨勢。不過，由於農村武力不能輕離土地，地區遼闊，力量分散，面對編制完整，配備精良的大股敵軍，既以自身的條件所限，無法與優勢的敵軍作陣地戰，便唯有「以敵後方，為我前方」，運用「出其不意，機動迅速，突然襲擊，立刻撤退」的游擊戰術原則，與敵軍死拼纏圍。以至敵軍精疲力竭，傷損累累，終告屈服而後已。

蘆溝橋事變甫起，八一三淞滬之戰相繼爆發，日軍挾百萬之眾，配合飛機、大砲、坦克，以立體作戰態勢，優於我軍兩倍以上之兵器與火力，迅即進佔我華北平原暨江南、江北富庶地帶。最高當局以堅壁清野、焦土抗戰的戰略，復使大批正規軍分入農村，與民眾結合，實施全面性的游擊戰。頓即使入侵敵軍進退失據，一夕數驚，

陷於兩面作戰，遍處是敵的莫大困境。八年抗戰期間，日軍出動侵華兵力最多時達三十九個師團，其中即有十個師團仍被東北游擊隊牽制於東北四省，一直到戰敗之時猶仍不能出山海關一步。

而在關內，日軍所新佔領的十六個省份中，中國民眾更是不分種族、年齡、性別、職業，幾已全部投入游擊戰的空前壯大行列。中國游擊隊有正規軍轉入敵後從事游擊戰，也有情報單位所特別編練的忠義救國軍，又有以民間武力為基礎擴編而成的作戰單位，甚至有抱着「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壯烈犧牲心理而為轟轟烈烈之舉，奮勇殺敵，破壞敵軍裝備的村民，家族乃至個人。日軍在我國佔領的地方越多，其所面臨的戰場也就越大，游擊健兒並且成幾何級數的增加。日軍本身則以人力與機械力所限，防不勝防，戰不勝戰。有組織的游擊隊以淪陷區兩億以上的民眾為掩護，為耳目，為支援，為後盾，隨時選擇敵軍的弱點，有利的時間，集結可期必勝的武力，採取便捷有效的方式，施敵軍以致命的打擊。凡此奇襲、攔擊、破壞、截奪，因為敵明我暗，敵弛我緊的關係，絕對可期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然後積小勝為大勝，累小功成大功，不僅造成敵軍重大的傷亡，牽制其大量的部隊，尚且使其常年戰戰兢兢，戒慎戒懼，經常處於恐怖緊張之中，由大而為削減其戰力。

抗戰八年期間，由國家正規軍以師為單位所編組的游擊隊，遵照「向敵後退却」的戰略原則，曾在津浦路以東，設立了魯蘇游擊戰區。在平漢鐵路以東及以北，設立了冀察游擊戰區。這兩

個游擊戰區俱設司令長官統率之，游擊戰區司令長官部的編制和職權，與各戰區司令長官部相等，其兵力尤佔我國抗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即此一端，已可想見其規模之龐大。

此外，則在我第一戰區、第二戰區、第三戰區、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經常都以十餘個師的兵力，進出敵軍後方，向敵軍展開游擊作戰，並與各游擊戰區相互聲援。再加上與敵軍對峙的我軍陣地，更是不時在派遣出游擊支隊，深入敵後，策應本軍作戰，或為本軍行動作安全掩護。據統計，各戰區經常擔任游擊作戰的部隊，其人數亦佔我抗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以上兩項相加，可知我國正規軍之奉派擔任游擊作戰任務者，即佔我國抗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二之多。

由各省、各行政專員區的保安團隊，以及縣市警察、保衛團為基幹，所組成的以省市縣為單位的游擊隊。多由省主席，行政專員，縣市長等兼任司令，在各該省、區、縣、市區域之內從事游擊作戰。因為熟悉當地地形，民情風俗，氣候變化，並且可以從容運用民間力量，他們發展迅速，聲勢日壯，所收的戰果也至為輝煌。其中絕大部份被所轄戰區編為游擊縱隊，游擊軍，配合正規軍擔任作戰任務，在可能範圍之內，和正規軍同樣的受到國家的後勤和作戰兵力支援。這一份游擊隊的實際人數由於流動性大，素乏正確統計，不過以常理揆度，其人數當不在正規軍游擊隊之下，是可斷言。

兩年之間七千餘戰

民眾本身激於義憤所組成的游擊隊，多由地方士紳，智識份子，及地方自治基層幹部所領導，或則出於自發自動，或則出於隊員推選。如名門望族，縉紳首戶，鄉鎮保甲長，鄉團主事人，學校校長、教員等。民眾游擊隊之構成份子，則為農民、工人、學生、學徒及小市民，參加游擊隊組織，甚且有拖家帶眷，扶老携幼者，人數多而戰鬥力弱。不過由於人地熟悉，情報精確，隨時可以化整為零，分散各地，在行動上能够保守機密，往往以奇襲及破壞行動，施敵軍以重大打擊。其作用自在上列兩種游擊部隊之下。

據抗戰時期擔任軍政部長之何應欽上將，對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七中、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全會疊次所作之軍事報告統計。以第二期抗戰為例，自民國二十八年元月至三十年二月底的兩年兩個月期內。我國從第一到第九戰區，包括冀察游擊戰區暨魯蘇游擊戰區在內，敵我發生戰鬥次數所顯示游擊戰所佔的比例，茲予列表說明如次：

- 第一戰區 總攻擊五十四次，我軍發動攻勢二十一次，小戰一千三百九十八次。
- 第二戰區 游擊戰九百三十三次。總攻擊八十七次，我軍發動攻勢十八次，小戰一千二百六十四次。
- 第三戰區 游擊戰八百四十二次。總攻擊四十八次，我軍發動攻勢二十一次，小戰一千六百四十二次。

次。

游擊戰一千零九十五次。

第四戰區

總攻擊四十五次，我軍發動攻勢十八次，小戰四百七十七次。

游擊戰二百七十六次。

第五戰區

總攻擊五十一次，我軍發動攻勢三十次，小戰一千五百二十二次。

游擊戰一千零八次。

第六戰區

小戰三百二十九次。

第七戰區

游擊戰二百十九次。

第八戰區

小戰一百五十次。

游擊戰一百次。

第九戰區

總攻擊六十六次，我軍發動攻勢三十次，小戰一千五百六十次。

游擊戰一千零三十八次。

冀察戰區

總攻擊六次，小戰四百七十一次。

魯蘇戰區

游擊戰一千零九十九次。

總計

總計在這兩年零兩個月裏面，全國九個戰區和兩個游擊戰區，一共作過三百八十一總攻擊

，我軍發動了一百四十四次攻勢，發生了九千三百八十四次小型戰，而游擊戰即達七千七百七十二次之多。

在全國各地所曾發生的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一戰役中，游擊戰的比例要佔到百分之四十四以上。

概括言之，則第一到第九戰區，在

第二期抗戰初期，十分之六弱為小型戰，十分之四為游擊戰。蘇魯、冀察兩戰區則十分之三弱為小型戰，十分之七為游擊戰。當然，這個統計數字，還不包括各地游擊隊的零星戰和破壞

事件在內。否則的話，游擊戰在抗戰諸役中的比例，必將佔壓倒性的多數。

建立三大游擊基地

抗戰期間我國游擊部隊最完整的兩支主力，是為以河北、察哈爾兩省為其轄區的冀察游擊戰區，和以山果、江蘇省北部為其轄區的魯蘇游擊戰區。其中冀察游擊戰區係以鹿鍾麟為司令長官，魯蘇游擊戰區係以于學忠為司令長官。我們臚列這兩個戰區的兵力部署，即可窺知抗戰期間我國游擊戰的規模是何等壯大：

冀察游擊戰區司令長官 鹿鍾麟

第九十九軍 朱懷冰

第六十九軍 石友三

新編第五軍 孫魁元

河北民軍 張蔭梧

冀察二省一百五十二縣保安警察部隊

察部隊

各地游擊部隊

總計 正規軍五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民軍暨保安團隊

約五十個團。

魯蘇游擊戰區司令長官 于學忠

第五十一軍 于學忠

第八十九軍 韓德勤

臺灣同胞奮勇參加抗戰行列，組織抗日義勇隊從事游擊戰，本圖是醫療隊隊員合影。



第五十軍 繆激流

山東省游擊總司令沈鴻烈

山東、青島、蘇北各縣市警察保安部隊

山東、蘇北各地民軍。

總計 正規軍七個步兵師

非正規軍四十餘個團。

八年抗戰期間，以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橋變作，迄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底，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釐訂全盤戰略後為第一階段。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為第二階段。在此二階段內，我國各戰區規模較大的游擊戰役，茲予概述於次：

當第一階段游擊戰揭幕之初，時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敵軍依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原則，挾其優勢裝備，向我猛烈進攻。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經過五月餘的激戰後，敵軍在我北戰場業已攻陷太原，正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向黃河進出。東戰場則陷我首都南京、蕪湖，一面向杭州進攻，一面準備和沿津浦線南下的敵軍會師徐州，企圖將我野戰軍一舉擊滅。

我大本營的對策，是針對敵軍之弱點，運用我方有利條件，為配合守勢時期之持久消耗戰略，策定敵後游擊作戰計劃。就在這個時候，大本營指定了三大游擊基地，作為進可攻，退可守的堅強堡壘：

一、第三戰區裏的皖南、浙西黃山山脈，和天目山山脈，建立游擊基地後，向滬杭、京滬、京杭及長江等敵主要交通線，和附近各據點的敵

軍，不斷施以襲擊。

二、在第一戰區建立泰山和沂蒙山區的游擊基地，控制津浦、平漢兩線北段，和隴海鐵路沿線，及其附近各據點的敵軍。

三、命令第二戰區各部隊，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必需固守山西省的各戰略據點，不准退到黃河西岸。以建立五臺、呂梁、太行、中條各山脈的游擊基地，對平漢路北段、同蒲、正太、平綏各鐵路沿線，及其附近據點，予以游擊。

初期游擊戰的目的，大本營要求各游擊部隊截斷敵軍後方的交通和通訊，摧破敵軍據點，牽制其兵力，加速增大敵軍的兵員消耗，使敵軍無法全面統制我淪陷區，並且令其無從達成佔領我各戰場戰略要點的企圖。換言之，即在於使敵軍的後方變成前方。

劉建緒揚威蘇浙皖

江蘇、浙江兩區的游擊戰，主要的作戰部隊，其指揮系統如下：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 劉建緒

第二十八軍 陶廣

第七十軍 李覺

第七十九師 陳安寶

暫編第十三旅 楊永清

寧波防守司令 王暉南

第一九四師 陳德法

溫臺防守司令 徐旨乾

暫編第十二旅 李國鈞

從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餘

杭、富陽、杭州相繼失守。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敵軍企圖打通津浦鐵路，將其分守江南各地的主力，調到淮蚌地區。劉建緒集團於是乘機游擊，他以第六十二師陶廣部沿滬杭鐵路，七九師陳安寶部在太湖以南地區，一九二師在杭州、富陽地區，配合皖南友軍羅卓英的第十六集團軍，和唐式遵第二十三集團軍的攻勢，聯絡各地游擊隊深入敵軍後方，和各據點的附近，頻頻突擊，施敵軍以重大的打擊。殲滅小股敵軍，截斷敵後交通，鹵獲並破壞敵軍的輜重，其中尤以杭州富陽間的敵軍受創最鉅。

二十七年二三月間，劉建緒集團在上述地區打了大小數十仗。曾經一度攻克富陽，進入杭州，並連克海寧、海鹽、安吉三縣城。隨時切斷滬杭路及京杭國道的交通，使敵軍一再撲空，疲於奔命，被迫在三月間由金壇、無錫、長興、杭州、寧國五路進兵，向我太湖以南的山地進行掃蕩。經皖南友軍拊敵側後，劉建緒集團以靈活行動閃避，敵軍的五路大軍終告毫無所獲，徒勞無功而返。從此江南、浙境敵軍仍不斷遭受我游擊部隊的襲擊和破壞，他們祇能退守城市，讓出了廣大的地區。我政府的政令，依然順利無阻的通行各地。

羅卓英迭克名城

皖南初期的游擊戰：在此一地區，我游擊部隊的指揮系統如下：

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羅卓英

第十八軍 羅卓英（兼）

第六十師 陳沛
 第六十一師 彭善
 第六十七師 黃維
 第五十四軍 霍揆彰
 第十四師 陳烈
 第九十八師 夏楚中
 第七十四軍 俞濟時
 第五十一師 王耀武
 第五十八師 王耀武(兼)
 第三十九軍 劉和鼎
 獨立三十四旅 羅啓疆
 第五十六師 劉尚志
 第四軍 吳奇偉
 第九十師 歐震
 第七十三軍 王東原
 第十五師 汪之斌
 第四十四師 陳永
 砲兵第十六團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軍放棄首都南京，作戰略轉進。以第十六集團軍羅卓英部扼守寧國以北地區，阻止宣城敵軍南犯。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部，負責保衛南陵，銅陵之間地區，阻止蕪湖之敵西進。三月中旬，敵軍向蘇浙皖邊區五路進攻時，我軍始終力拊敵軍側背，牽制其攻勢，並使敵軍蒙受消耗。徐州會戰開始，長江南岸皖境敵軍固守據點，頗有龜縮的迹象。十六集團軍便派第六十師陳沛，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配合游擊隊，深入敵後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數月之中，屢次予敵軍重創，並數度擊退蕪湖方面為保護

江南鐵路運輸而向我進犯的敵軍。迫使敵軍祇能據守江岸的三山鎮、舊縣鎮等地。我軍當面威脅解除，更形活躍，到處襲擊敵軍據點。尤曾深入江蘇境內，連續攻克溧陽、宜興、當塗、宣城等名城，予敵軍以嚴重損耗。

武漢大會戰時，我們的這一支由正規軍轉為游擊作戰的大軍，又曾建立了一支游擊炮兵，隨時向長江沿岸推進。對航行於長江的敵軍艦隻，施以猛烈轟擊，使敵軍艦隻蒙受慘重損失。

土肥原受阻黃河水

平漢鐵路以東地區的游擊戰，我方大軍雲集，名將羣至，茲誌主要部隊番號如次：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程潛

副司令長官 劉峙 宋哲元

豫東兵團司令 薛岳

二十九軍團 李漢魂

六十四軍 李漢魂(兼)

七十四軍 俞濟時

第八軍 黃杰

第二十七軍 桂永清

第十七軍團 胡宗南

第一軍 李鐵軍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孫桐萱

第十二軍 孫桐萱(兼)

第五五軍 曹福林

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 商震

第三十二軍 商震(兼)

第七十一軍 宋希濂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第七十七軍

第六十九軍

第五十三軍

第三十九軍

第九十一軍

第九十軍

騎兵第三軍

宋哲元

馮治安

石友三

萬福麟

劉和鼎

卞子舉

彭進之

鄭大章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下旬蘭封陷敵，第一戰區的大軍為保持往後的作戰力量，將主力轉移到豫西山地。正當我軍大舉轉進，敵軍第一軍第十四師團土肥原賢二沿隴海線正面，第二軍第十六師團藤江惠輔在隴海線以南，兵分兩路，協同西進，尾隨於我轉進大軍之後。當時形勢，相當危急，可是蒼天不佑敵軍，六月五日到七日，敵軍陸續攻陷開封、尉氏、中牟各要地後不久，黃河泛濫，洪水向南衝激，迫使敵軍緊急東撤。祇在尉氏縣以西，留下了一千餘名敵軍不及撤走，被我孫桐萱集團第十二軍第二十師張測民，和直屬於長官部的第二十四師李英，合力將其全部殲滅，無一孑遺。

其後敵我雙方同時將主力轉移，但我第九十一軍卞子舉和宋哲元集團的七十七軍馮治安部，却仍能在六月下旬阻止豫北之敵西犯，八月中旬又保衛河防阻敵南進。還有第四十軍龐炳勳部的三十九師馬法五，和騎兵第十四旅張占魁，也曾於二十七年九月上旬，扼守周家口，阻敵西渡黃汎。此外則由我軍發動戰區內的游擊部隊，主動襲擊敵軍，攻取敵軍所佔據的大小據點，施漢

奸偽組織以嚴重打擊，迫使敵軍付出巨大代價，困守於少數據點之內無法動彈。我游擊隊除了對敵軍施襲擊和破壞以外，猶能全面控制豫境，普遍推行政府法令，並且組織民衆，增強抗戰力量。敵軍統治我豫境佔領區的企圖，爲之全盤粉碎。

于學忠建游擊戰區

津浦路沿線的游擊戰役，自從民國二十七年夏季，敵我雙方均將主力轉移到長江方面，進行武漢會戰外，我軍仍然在徐州週圍地區有所部署。當時所配置的部隊番號，約略如下：

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韓德勤(代)

第五十七軍 繆激流

第一一師 常恩多

第一二師 郝守義

第八十九軍 韓德勤(兼)

第三十三師 韓德勤(兼)

第一一七師 李守維

附江蘇保安團隊

第五十一軍 于學忠

第一一三師 周光烈

第一一四師 牟中行

于學忠、韓德勤、繆激流的三個軍，在徐州週圍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聯絡山東、蘇北的各地游擊部隊，使兩地區各縣市的地方警察與團隊納入戰鬥序列。一面不斷攻擊敵軍據點，破壞後方交通和通訊，將津浦、隴海兩線的敵軍的後勤補給予以截奪切斷，迫使敵軍困守於有限的幾個據點，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軍和我政府工作人

員則任意進出此一地區，繼續推行行政命令。由於他們的努力奮鬥，慘淡經營，方使山東、蘇北建立了廣袤的游擊戰區，強勁的游擊武力。民國二十七年年底最高統帥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重新佈署我軍指揮系統，終於將蘇北和山東劃爲魯蘇游擊戰區，以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兼任司令長官。

山西戰場步空協同

抗戰第一階段游擊作戰的重點，係在山西、綏遠和豫北方面。在此一戰區我軍的指揮系統如下：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閻錫山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孫連仲

第一軍團(第二十六路軍) 孫連仲兼

第三十軍 田鎮南

第四二軍 馮安邦

第十四軍團(第二十七路軍) 馮欽哉

第七軍 馮欽哉兼

第三軍 曾萬鐘

第十七師 趙壽山

第六集團軍總司令 楊愛源

副總司令 孫楚

第三十三軍 孫楚兼

第三十四軍 楊澄源

新編第二師 金憲章

第七集團軍總司令 傅作義

第十七軍 高桂滋

第卅五軍 傅作義兼

第六一軍 陳長捷

新編第二旅 安華亭

新編第六旅 王子修

新編騎兵第二旅 石玉山

砲兵第三團

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衛立煌

第九軍 郝夢齡

第十四軍 李默庵

獨立第五旅 鄭廷珍

第八十五師 陳鐵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朱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第一一五師 林彪

第一二〇師 賀龍

第一二九師 劉伯承

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鄧錫侯

副總司令 孫震

第四十一軍 孫震兼

第四十五軍 鄧錫侯兼

第十三軍團 劉茂恩

第十五軍 劉茂恩兼

第十九軍 王靖國

第十三軍 湯恩伯

第九十一軍 卞子舉

騎兵第一軍 趙承綬

騎兵第四軍 何柱國

第六十六師 杜春沂

第九十四師 朱懷冰

第一七七師——第五二九旅 許中權

楊覺天

獨立第一旅 陳慶華

砲兵第二十一、二十五、二十七團

砲壘大隊

裝甲汽車隊 延毓琪

空軍北正面支隊 陳棲霞

空軍第七大隊

空軍第二十七隊

空軍第二十八隊(欠三分之一)

以這麼步空協同，至為強勁的一支大軍，(除共黨十八集團軍三個師陰謀禍國，列入國軍戰鬥序列而始終按兵不動，借抗戰之名乘機坐大外)在閻錫山的指揮之下，與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所統率的日軍精銳之師，從事慘烈無比的大原會戰，亦即中日兩國在華北的首次主力決戰。寺內壽一所統率的日軍，其番號如次：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 寺內壽一

第一軍司令官 香月清司

第二十師團 川岸文三郎(欠第八十聯隊)

第十四師團第五十九聯隊 板西二郎

第一〇八師團 尤下熊彌

第一〇九師團 山岡重厚

偽滿軍第三十七師

總兵力約三個師團，六萬餘人(偽軍在外)

，砲百餘門。

指揮官第五師團長 板垣征四郎

第五師團 板垣征四郎

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 藤原誠一

獨立混成第二旅團主力人見與一

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 鈴木重康

十川支隊

獨立混成第一旅團

河邊旅團

萱島聯隊

第一〇九師團之一部

關東軍第十五守備隊

攻城重砲第一、二大隊

獨立山砲第一聯隊

獨立山砲第三聯隊

中村砲兵團

小西化學隊

戰車第二聯隊

偽滿靖安軍

偽蒙軍一部

總兵力達十四萬餘人(偽軍在外)，砲二百

五十門，戰車一百五十輛。

第十二師團第十二旅

第一〇三師團(獨立第三旅團)師團長佐佐

木到一、旅團長吉澤忠勇。

酒井兵團林井戰車隊

軍機三百餘架

十川次郎

酒井鑄次

河邊正三

萱島高

第一〇九師團之一部

關東軍第十五守備隊

攻城重砲第一、二大隊

獨立山砲第一聯隊

獨立山砲第三聯隊

中村砲兵團

小西化學隊

戰車第二聯隊

偽滿靖安軍

偽蒙軍一部

總兵力達十四萬餘人(偽軍在外)，砲二百

五十門，戰車一百五十輛。

第十二師團第十二旅

第一〇三師團(獨立第三旅團)師團長佐佐

木到一、旅團長吉澤忠勇。

酒井兵團林井戰車隊

軍機三百餘架

衛立煌率師總反攻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日軍進犯山西，忻口會戰，我軍殲敵三萬餘人，造成華北戰場殲滅敵軍之最高紀錄。迨至我衛立煌集團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及郝部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駒奮戰毀殲，國軍猶仍堅守忻口，直至十一月二日方始易手。十一月十二日，太原棄守。當時敵軍以兵員傷亡過

多，亟待整補，無力南犯。而國軍亦以各部亟待整補而退保晉南。但仍不斷向敵軍游擊，迫使傷亡累累之敵軍疲于奔命，席不暇暖。

民國二十七年元月底，國軍各部完成整訓，集中待命，三軍健兒士飽馬騰，躍躍欲試。時值敵軍亦正厚結兵力，妄圖肅清我同蒲路北段暨正太路沿線之守軍。自元月底起，敵軍頻向晉東孟縣、定襄、晉北右玉、左雲等地展開攻擊，原擬捕捉國軍主力加以圍殲。我大本營洞燭其奸，僅使國軍在敵後組訓民衆，發動大規模游擊戰。孟縣、定襄、左玉、右雲各縣雖告淪陷，但我軍選派由精幹官兵組成之游擊支隊，亦已迅速擴充，在各該地區，建立游擊基地不斷予敵襲擊。迫使其大兵團被分割為若干小單位，一一陷入我游擊部隊的包圍圈內，兵力消耗，較大兵團作戰尤鉅，而且苦於無從集結，向我軍正面進犯。迄抗戰勝利為止，山西境內之敵軍始終處於被圍挨打的僵局，在整個中國戰場上根本無法發揮其作用，是為我運用游擊戰術獲得成功之最佳範例。

山西境內敵軍既已四分五裂，分別陷於重圍。我軍則始終確守晉南及正太、同蒲兩條鐵路沿線兩側的山岳地帶重要據點。正面以韓侯嶺為中心，左起兌九峪、吳城鎮，右迄子洪鎮附近。進攻退守，肆應裕如。隨時選擇有利時機，大舉出擊。二十六年底首都淪陷，敵軍立即展開兩路攻勢，南北夾擊徐州，冀能打通津浦鐵路。平漢鐵路線上尤向豫北新鄉挺進，作為呼應。

我晉南大軍為支應津浦、平漢兩線友軍作戰



受飽，聞水惡山窮於涉跋，命奔於疲年常，付應於窮隊擊游我對軍日

。防勝不防，擊襲

○一師李俊功部先在太原以西建立根據地。然後再使騎兵第一師彭毓斌部在太原——汶水，和榆次——平遙間進行游擊。

但是時機不巧，二月十五日我軍陸續抵達指定地區，即將展開總攻之際，山西敵軍却由於津浦路主戰場先已失利。二月十三日我軍重克皖北重鎮鳳陽，各路敵軍連續遭我迎頭痛擊，損兵折將，傷亡重大，打通津浦線暫告絕望。因此他們亟欲在山西境內化被動為主動，奪我晉南，將黃河航線全部據為己有。敵軍決定先下手為強，以一〇八師團尤下熊彌部分兵兩路威脅臨汾，第一軍香月清司的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一〇四師團的柳川平照，一〇九師

，立即展開攻勢，大本營令派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為總司令，和第一戰區取得聯繫後，立以步兵七師一旅與騎兵一個師的兵力，作相機攻克石家莊，太原的打算。另以李家鈺軍的一

個旅配合冀南保安隊司令孫殿英部，向邯鄲附近進出。朱懷冰的九十四師則推進平定西南，孫連仲集團的第三軍會萬鍾部向榆次東南挺進。楊愛源集團的七十一師郭宗汾部，與傅作義集團一

團的岡山重房，各率所部沿同蒲鐵路及其西側，大舉南下。

從二月中旬開始，兩軍展開一場天崩地坼的惡戰。我方東陽關首先告警，尤下熊彌師團配屬兩千餘名偽蒙軍，摧破我東陽關守軍和孫殿英的援軍。但是二十四日該師團的一千餘名先頭部隊竄抵安澤縣東的府城鎮時，却遭受我軍迎頭痛擊，迫其倉皇後退。

二月二十一日，衛總司令率領十四軍李默庵、第九軍郝夢齡，自韓侯嶺發動正面總攻，一路進展順利。嗣後敵軍增援反撲，雙方激戰甚烈，我軍斃敵三四千人，但是攻擊終於受厄。此時十九軍王靖國部在太隰公路附近與敵鏖戰，傷亡頗重。傅作義集團的六十一軍陳長捷部趕到，兩軍協同展開猛攻，居然將石口重鎮拿下。

但是敵軍不甘挫敗，迭次增援，輪番猛撲，王陳二軍在攻克石口前後損失甚鉅，而且不及整補。二十五日石口得而復失。在這時候，李默庵的第十師和劉戡的第八十三師正打得得心應手，進展頗速，可惜由於石口之陷，使敵軍得以從容轉移兵力，向我左側背迂迴，我軍左翼被敵突破，中央馳援不及，戰局遂陷於對峙。

趙承綬鐵騎迫太原

傅作義集團方面，則七十一師郭宗汾從十九日起進攻東城鎮，二十三日已將敵軍第三十六聯隊大部殲滅。沿同蒲路南下之敵，尤其遭我攔路邀擊，損失奇重，曾經數度反攻，卒遭我軍擊退。惟敵軍一〇九師團及一〇四師團之一部以優勢

兵力循太隰公路陷我汾陽。然後以其山下兵團主力配合第九師團的一部，又加上全為騎兵的黑澤兵團封鎖文水、交城以北的各隘口，防範傅作義集團反攻。並以騎兵實行搜索，威脅我軍側翼。再以一〇四師團擔任太原守備。我軍見敵陣兵力充份，無懈可擊，為減少損害計，三月中旬即分散於山地，相機對敵攻襲，專門以消耗敵軍兵力為目的。左翼、中央、右翼三支大軍改為東南北三路，各依系統縱橫連繫。

然而，三月十八日，敵軍以兩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兵分八路，猛攻我軍吉縣、鄉寧陣地，並且出動飛機，全面轟炸各渡口，後繼敵軍，猶在不斷增援，節節推進。吉縣鄉寧終告相繼易手。敵軍乍獲小勝，見獵心喜，又調集主力一萬五千餘名，五路撲向榆社、武鄉、沁縣，企圖進而消滅我晉南大軍。

便在這時，大本營一聲反攻令下，九十四師朱懷冰、孫連仲集團的一六九師武士敏、十九軍王靖國、衛立煌集團的八十五師陳鐵、十三軍團劉茂恩、傅作義集團六十一軍陳長捷、孔繁瀛部加上了孫連仲集團四十二師的王旅，衛立煌集團四十七師裴昌會、八十三師劉戡，再加上傅作義集團高桂滋的十七軍，鄧錫侯集團李家鈺的四十五軍、趙承綬的騎兵第一軍、何柱國的騎兵第四軍，抱必勝的信念，下破敵的決心，以猛虎出柙，風雲變色之勢，分途並進，展開了全面反攻。趙承綬的三個騎兵師，何柱國的一騎兵師一騎兵團一騎砲營萬馬奔騰，山搖地動，齊在晉北執行游擊任務，各地的保安、游擊部隊，抗日民衆，

爭先恐後，風起雲湧，以無比壯大的聲勢參加了戰鬪行列。高桂滋、劉戡、魯英聲等勇克沁源，突圍之殘敵又受到裴昌會的截擊，死傷狼藉，潰不成軍。朱懷冰、武士敏兩個師擊退進犯洪鎮之敵，陳長捷一軍將吉縣之敵殺得無一孑遺，然後克鄉寧，攻臨汾，王靖國將永和、石樓的敵軍掃蕩一空，進擊中陽。郭宗汾使城石之敵陷於包圍。趙承綬又適如其時的把晉北敵軍遮斷，再發一支驃騎進迫太原。長治、高平、晉城一帶，敵我雙方正在相互對壘，決一死戰。三日間殲敵三千，尚且俘獲了大批的人馬糧食輜重。敵軍勢呈不支，殘餘人馬乃向武安逃竄。整個晉東地區的敵軍殘部僅存萬餘，狼狽萬分的向晉城以南潰退，一路上又遭我游擊隊、別動隊頻施截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死者不計其數。五月一日，我軍克復晉城，山西東部，全無敵蹤。

趁勝利餘威，五月初旬旋即開始肅清山西南部三角地帶的敵軍，從五月四日打到六月中旬，連下平陸、芮城、風陵渡、永濟、虞鄉、解縣、柴河、稷河、禹門諸要邑。同時將盤踞汾西、蒲縣、黑龍關的敵軍悉數消滅。殘餘敵軍，被圍困在汾陽、離石、中陽幾個據點裏，我軍也曾數度攻進城去，殺敵致果，但是敵軍罔顧日內瓦協定，竟使用毒氣，賴此苟延殘喘，支持一時。

晉北方面，傅作義集團配合何柱國的騎四軍，和門炳岳的騎兵第七師，也從五月二十八日起，打了一場游擊硬仗。先是敵軍一〇六師團松浦淳六郎（屬第十一軍岡村寧次）的黑田旅團久野村、千田兩個聯隊，配屬擁有三十多門大砲的塚

本砲兵聯隊，還有漢奸偽蒙軍第五師、第九師（在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司令官東條英機的建制之下），分三路進犯我傅作義集團陣地。六月二日敵軍大量增援，傅集團被迫後撤。六月四日，敵軍三路會師於偏關東北郊，我三十五軍傅作義部會同何柱國的騎一軍一部，集中全力奮勇迎擊。經兩日夜的血戰，斃敵千餘，而我軍傷亡亦重。四日深夜兩軍混戰不已，五日拂曉我軍為利用地形予敵圍殲，撤到偏關以南山地。六日，展開圍攻，激戰至七日晚，敵軍終告不支潰敗，我軍重克偏關，再派遣有力部隊踞尾急追，又是大有斬獲。這一仗，總計斃敵一千五百餘名。

劉茂恩苦戰土肥原

從五月初旬我軍肅清晉南三角地帶之敵起始，我軍在晉省各地，斃敵達兩萬餘衆，完全符合「積小勝為大勝，累小功為大功」的游擊戰略原則。不但如此，敵軍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的殘部被我圍困於晉南，彈盡援絕，對外通道全部被我遮斷，只好利用飛機空運彈藥給養，勉力維持。我軍未能一舉殲滅，實因缺乏攻堅火器之故。敵軍大本營對這一支被圍孤軍焦灼萬分，徐州會戰告終，敵軍西進被黃河洪水所阻，於是抽調豫東北的第十四師團土肥原賢二、第一〇八師團尤下熊彌，以及第四混成旅團石黑等，附川谷等部，分兵三路侵入山西，主要目的即在解川岸文三郎之圍。

六月下旬，土肥原親率所部進入晉境，分兩路攻我晉城，一路與我楊覺天的一七七師五二九

旅發生激戰。另一路敵軍兩千餘附汽車百餘輛終於六月三十日將我晉城攻陷。然後下陽城，入沁水，遭我徐海東旅猛力截擊，傷亡大半。十五日再和我軍騎一師彭毓斌部王旅遭遇，激戰到二十六日，終被彭師逐回沁水附近。二十九日又在王寨、東鄆嶺之線被我軍團圍困，連日猛攻之餘，土肥原的這一支先頭部隊，慘罹全軍盡墨的噩運。我軍趁勢遂將沁水克復。嗣後，翼城殘敵三百餘人附砲八門，遭我八十三師劉戡揮師猛攻，驚慌莫名，棄城而逃，於是翼城亦重入我手。

七月十二日以後，土肥原和尤下彌熊所部，陸續向濟源開拔，使城內敵軍，驟增至五千餘衆。正擬向垣曲方面推進，我軍乃擬訂戰略，冀能揮肥而噬，殺敵致果。決定避開正面，而以衛立煌集團八十三師劉戡，八十五師陳鐵，暨孫連仲集團的第十七師趙壽山，九十一軍郅子舉的一個王旅，在邵源以北同善鎮以東地區集結，以便隨時發動襲擊。

當我軍意圖，為敵軍所窺知，便另遣一支三千餘人的精銳，由曲沃經絳縣等地直趨垣曲，企圖拊我之後，攻我側背。於是我軍第五十四師，四十二師柳彥斌部王旅，再加上衛立煌集團的獨立第五旅鄭廷珍部，更遣一個大團，進抵垣曲以西地區，準備如時解決敵軍那一支三千餘人的援軍。雙方佈陣，層層疊疊，由裏到外，一共有四重之多。

七月十四日，濟源敵軍苦於急切之間，偏乏肆應之計，無法機動變更戰略。仍然按照原定計劃，整隊開拔進犯垣曲。我軍立刻急起直追，分

途輪次進擊，敵軍死傷纍纍，但仍不敢輕離進攻路線。垣曲守軍為達成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方針大計，一槍不發，棄城而走，遂使敵軍成爲壘中之醜。

敵軍之勢，有如強弩之末，難以穿魯縞。而且前途命運已判，軍心不免惴惴。此所以，七月十七日，我軍獨立第五旅鄭廷珍部，摧枯拉朽，予取予求，一舉盡驅敵軍，重克垣曲。獨立第五旅在這一仗裏殲敵甚多，殘敵轉向皋落鎮方向逃竄。我軍則繼續跟蹤追擊，敵軍全無鬪志，一路之上我軍大有斬獲。一方面是曳甲棄兵而走，一方面則彈無虛發，殲敵無算。十九日，我軍進佔王茅，王村，敵軍倉皇向橫嶺關逃竄。殊不知，橫嶺關早就埋伏下一支奇兵。

後來當到河南省主席的劉茂恩，當年是第十三軍團司令，兼第十五軍軍長，他那一軍團之下祇有兩個師。第六十四師師長武庭麟，第六十五師師長由劉茂恩自己兼任。垣曲之役，他率部在橫嶺關附近埋伏。敵軍一到，立刻展開一場血戰。日本人在作困獸之鬪，劉茂恩則說什麼也不讓敵軍一人一騎通過。激戰多時，互有死傷。劉茂恩在槍林彈雨，硝煙瀰漫之際，驀的心生一計。他派一支部隊迂迴敵後，猛攻敵軍的後背。這一彪人馬居然佔領了煙藥村附近的高地。

這一重意外收穫，居然產生奇效。劉部苦戰敵軍，從七月二十四日打到二十九日，敵軍傷亡慘重，戰地遺屍山積。敵軍陷於重圍，無處可退，唯有拼戰纏圍到死爲止。其後，敵軍一部自橫水、絳縣以南穿越山徑趕來增援，和我圍攻部隊

混戰一場，雙方又形成相持之局。一直到八月二十日拂曉，我軍調整作戰部署，發動總攻，克服馬家山。但冷口、橫嶺關的敵軍也已陸續增援到了兩千餘名，自此與我十五軍劉茂恩和五十四師之各一部相對峙。

盤踞晉南各要點的敵軍，其二十師團之一部集結三千餘人，附山砲野砲二十餘門，飛機六架。自八月十五日起向我永濟分路猛撲。另一部敵軍千餘，砲十餘門，同時突破我中條山柴家窰陣地。十七日永濟失陷，十八日敵軍續犯辛店，經我孫蔚如部急起反攻，卒將頑敵擊退。二十二日敵軍再度猛攻韓陽鎮，另支敵軍則自峪口展開側擊，韓陽鎮、峪口以南高地悉入敵手。八月二十七、八兩日，敵軍兩千餘名附砲二十餘門，裝甲車三輛，施放煙幕掩護，向瀋陽關北岸的風陵渡猛烈進犯。十七軍團胡宗南部七十八師李文的五個連，在敵軍猛攻之下，誓死不退，寸土必爭，全部壯烈殉國。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敵二十師團主力附騎兵七百餘名砲三十餘門飛機數架，又向我橫嶺關以南陣地猛撲，我軍奮勇抵抗，於斃敵三千餘名後，撤回皋落鎮以南地區。十月一日，敵軍集結四千餘人，再攻同善鎮以北高地，與我守軍激戰八日，敵軍死傷頗夥。八日，同善鎮之敵軍兩千餘，進犯我八十五師陳鐵部，被我擊斃一千餘名。迄至十二日，敵軍勢已不支，全線撤退，向垣曲西北竄逃，我軍脚尾急追，猛烈攻擊。十八日克服皋落、官店，殘敵向橫嶺關、冷口、橫水四散奔逃，我軍斃敵無算。重復掌握主動。抗戰第一期之晉境游擊作戰，至此告一段落。

(未完待續)